

HAI WAI CANG SHU DA XI

HAI WAI CANG SHU DA XI

海外藏书大系

下

广来整理

花月痕

魏秀仁 /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海外

藏書大系



中國書畫

花月夜

中國書畫

海外藏書大系

花月痕
(下)

魏秀仁 著
广来 整理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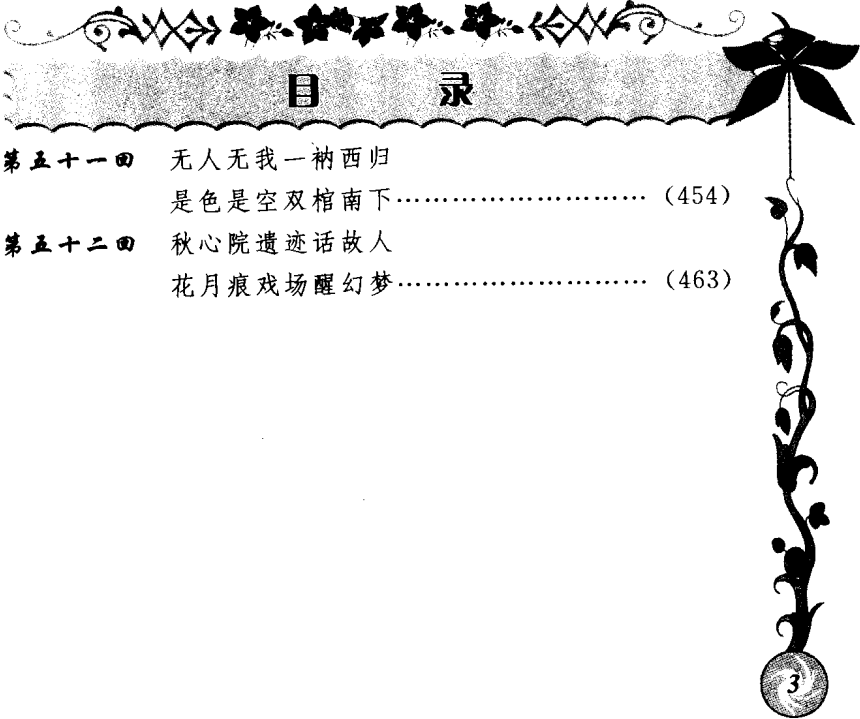
目 录

- 第二十七回 痴婢悔心两番救护
使君高义一席殷勤..... (235)
- 第二十八回 还玉佩愁书生受赚
讨藤镯惹太岁招灾..... (245)
- 第二十九回 消寒小集诗和梅花
谐老卜居园游柳巷..... (255)
- 第三十回 看迎春俏侍儿遇旧
祝华诞女弟子称觞..... (266)
- 第三十一回 离恨羁愁诗成本事
闲情逸趣帖作宜春..... (278)
- 第三十二回 秋心院噩梦警新年
寥云楼华灯猜雅谜..... (287)
- 第三十三回 丽句清词三分宿慧
花香灯影一片艳情..... (296)
- 第三十四回 汾神庙春风生麈尾
碧霞宫明月听鵑弦..... (303)
- 第三十五回 须眉巾幗文进寿屏
肝胆裙钗酒阑舞剑..... (312)
- 第三十六回 一声清磬色界归真
百转柔肠情天入幻..... (323)
- 第三十七回 廷推岳荐诏予清衔



目 录

	风暖草熏春来行馆.....	(330)
第三十八回	莽苒无灵星沉婺女 棣华遽折月冷祗园.....	(339)
第三十九回	燕子覆巢章台分手 雁门合镜给事班师.....	(346)
第四十回	意长缘短血洒鹃魂 人去影留望穷龟卜.....	(353)
第四十一回	焦桐室枯吟紫别恨 正定府沥血远贻书.....	(362)
第四十二回	联情话宝山营遇侠 痛惨戮江浦贼输诚.....	(370)
第四十三回	十花故事肠断恨人 一叶惊秋神归香海.....	(378)
第四十四回	一刹火光移除蝉蜕 廿年孽债魂断雉经.....	(387)
第四十五回	竹竿岭旧侣哭秋坟 枞阳县佳人降巨寇.....	(396)
第四十六回	求直言梅翰林应诏 复浔郡欧节度策勋.....	(403)
第四十七回	李谗如匹马捉狗头 颜卓然单刀盟倭目.....	(413)
第四十八回	桃叶渡萧三娘排阵 雨花台朱九妹显灵.....	(425)
第四十九回	舍金报母担粥赈饥 聚宝夺门借兵证果.....	(436)
第五十回	一枝画戟破越沼吴 八面威风靖江镇海.....	(445)



目 录

- 第五十一回 无人无我一衲西归
是色是空双棺南下..... (454)
- 第五十二回 秋心院遗迹话故人
花月痕戏场醒幻梦..... (463)

第二十七回

痴婢悔心两番救护
使君高义一席殷勤



235

话说痴珠满腔孤愤，从愉园上车，向秋心院赶来。时正黄昏，晚风刺骨，朔雪扑衣，好是一箭多地就到了。步入月亮门，跛脚和那小丫鬟站在台阶上，将棉袄前襟接着雪花顽耍。瞥见痴珠，一个便打开南屋软帘，一个跑入北屋告诉秋痕。秋痕迎了出来，说道：“好好天气偏是不来，这样大雪何苦出门呢？”一面说，一面替痴珠卸下斗篷风帽，教小丫鬟取过鞋，换下湿靴。痴珠见秋痕打个辫子，也不涂粉，却自有天然丰致，身上穿件旧纺绸的羔皮短袄，青绉纱的棉裤。便携着手，同入北屋。觉得一阵阵梅花的香扑入鼻孔，便说道：“梅花开么？”秋痕道：“你回去那一天就开了数枝。你怎的隔两天竟不来呢？我又没得人去瞧你。”痴珠道：“我为着差人回南边去，忙了一日。第二日却为游鹤仙自蒲关来



海外藏书大系



236

了，他就住在李太太公馆，我饭后去回看他，就给他兄妹留住，到三更多才得回寓。今日清早要来看你，却被小岑、剑秋绊住脚。吃过饭，正吩咐套车，紫沧又来，我只得和他同到愉园。鹤唳风声，天寒日短，我倒像个隋炀帝汲汲顾景哩！”秋痕不语。痴珠尽管向玻璃窗瞧着雪，望着院里梅花，也不理会。忽听得哗喇一响，吓了一跳。回头见满地残羹冷炙，秋痕满脸怒容，坐在方椅，只是喘气；两个丫鬟和一个打杂，眼睁睁的瞧着。痴珠忙问道：“怎的？”秋痕一言不发。打杂的说道：“我们好端端送饭上来，姑娘发气，将端盘全行砸下。”痴珠便含笑说道：“不是姑娘发气，是失手碰一下，你们不小心，天冷指僵，自然掀下地来。”打杂正要辩说，痴珠接着道：“如今不要多话。”就向四喜袋内检出一张钱钞，付给打杂道：“这是两吊钱，你替我办几味下酒的菜来，余外的赏你。”那打杂自然欢天喜地的买办去了。痴珠便教两个丫鬟收拾，端出南屋，方来安慰秋痕。秋痕哭道：“我劝你狠着心丢了我，你不肯听，给这一起没良心的恁般轻慢！”痴珠一笑，末了说道：“如今我和你聚一天便是乐一天，你体贴我这意思罢。”秋痕止住哭，痴珠倒伤心起来。秋痕十分愤懑，十分感激，就十分的密爱幽欢。正是：

白飞雪絮，红闪风灯；香烬乍温，茶笙微沸。

羁壁马于此乡，合金虫以为爱。春凭捣杵，弓任射沙。冰雾之怨何穷？秦丝之弹未已。莲花出水，声谐莲子之心；梅影横窗，闷入梅花之梦。



这一月

只情分愈笃，风波愈多。第二日雪霁，痴珠去后，牛氏便进来，拿个竹篦，背着手，冷冷的笑道：“我们伺候不周，叫姑娘掀了酒菜！”就扬开手，打将下来。秋痕哭道：“你们一个月得了人家几多银钱？端出那种饭菜，教我脸上怎的过得去？”牛氏起先不过给狗头父子怂恿进来，展个威风，被秋痕冲撞了这些言语，倒惹起真气来，唤进李裁缝，将秋痕皮袄剥下，乱打乱骂。秋痕到此，只是咬牙，也不叫，也不哭。倒是跛脚过意不去，死命抱着竹篦，哀哀的哭。牛氏见秋痕倔强，跛脚纠缠，愈觉生气，丢了竹篦，将手向秋痕身上乱拧，大嚷大闹，总要秋痕求饶才肯放手。无奈秋痕硬不开口。跛脚哭声愈高，牛氏嚷声愈大，打杂们探头探脑，又不敢进去。

正在难解难分之际，陡然有人打门进来，却是李家左右邻：一个卖酒的，这人绰号唤作酒鬼，性情懒惰，只晓得喝酒，开个小酒店，人家赊欠的也懒去讨，倒把点子家私都赔在酒缸里；一个开生肉铺的，这人绰号唤做慧太岁，性情爽直，最好管人家闲事，横冲直荡，全没遮拦。当下跑入李家，慧太岁嚷道：“你们是个教坊人家，理当安静。怎的今日大吵，明日大嚷？闹出事来，不带累街坊么？”便奔入北屋，将牛氏扯开。酒鬼也跟着，责备了李裁缝一顿。牛氏见是左右邻，也不敢撒泼，只说道：“人家管教儿女，犯不着惊动高邻。”慧太岁嚷道：“你家十四夜闹的事，对得人么？弄出人命，我们还要陪你见官哩！”牛氏、李裁缝那里还敢





答应。倒是酒鬼拉着牛氏，到了客厅，慧太岁、李裁缝也都出来。大家坐下，酒鬼将好言劝解牛氏一番。慧太岁还是气忿忿的带骂带说。李裁缝陪了许多小心，叫打杂递上茶来，两人喝了。慧太岁向着牛氏道：“不准再闹！”方才散去。

可怜秋痕下床还没三天，又受此一顿屈打！牛氏下半天气平了，便怕秋痕寻死，又进来诉说了多少话，秋痕只是不理；晚夕，逼着秋痕喝点稀饭，背后吩咐跛脚看守，就也自去吃烟了。

秋痕这一日，愤气填胸，一点泪也没有，和衣躺到三更后，一灯如豆，炉火不温，好像窗外梅树下窸窣有声，又像人叹气，想道：“敢莫鬼来叫我上吊么？”因坐起来，将裤带解下，向床楣上瞧一瞧，下床剔亮灯，将卷窗展开，望着梅花，默祝一番；正跪床沿，悬下裤带，突然背后有人拦腰抱住，哭道：“娘就舍得大家，怎的舍得韦老爷哩？”秋痕此刻虽不怕什么，却也一跳，回头见是跛脚。跛脚接着道：“你死了，还怕韦老爷要受妈的气哩！”秋痕给跛脚提醒这一句，柔肠百转，方觉一股刺骨的悲酸，非常沉痛，整整和跛脚对哭到天亮。这会周身才晓得疼。打算痴珠今天必来，怕他见着难受，谆嘱跛脚不要漏泄。安息一会，支撑下床。

挨至午后，痴珠来了，照常迎入。痴珠见秋痕面似梨花，朱唇浅淡，一双娇眼肿得如樱桃一般，便沉吟半晌，才说道：“你又受气？”秋痕忍不住，眼泪直流下来，说道：“没有！”便拉着痴珠的手，坐在一凳，勉强含笑说：“你昨



晚不来，我心上不知道怎样难过，故此又哭得肿了。”痴珠不信，秋痕便邀痴珠步入北院，玩赏残雪新梅，就说道：“繁枝容易纷纷落，嫩叶商量细细开。”痴珠接着道：“东流江山西飞燕，可惜春光不再见。”秋痕怔怔的说道：“怎的？”痴珠不答。到得夜里上床，痴珠瞧着秋痕身上许多伤痕，骇愕之至，亦愤痛之至。秋痕倒再三宽慰，总劝他以后不要常来。

次日就是三十，留痴珠叙了一日一夜。初一早，秋痕折下数枝半开梅花，递给痴珠道：“给你十日消遣罢！”两下硬着心肠，分手而去。

痴珠回寓，将梅花供在书案，黯然相对。初二靠晚，游鹤仙便衣探访，痴珠才到秋华堂来，坐至二更天走了。痴珠因约他明午便饭。初三混了一日。初四午后，访了鹤仙，三更多天回来，穆升回说：“留大老爷亲自过来，请爷初七日公馆过冬。”

看官：你道这一局为何而设呢？原来子善公馆是那卖酒卖肉的主顾，跟班奶妈们都认得这两人。一日，谈起李裁缝，慧太岁便将二十八日的事，告诉了子善跟班。因此子善前往探访，见秋痕玉容憔悴，云鬓蓬飞，说不出那一种可怜的模样，就十分难过，和秋痕约下这局。痴珠不知。到了一下钟，催请来了，痴珠问：“有何客？”跟班回道：“通没别客，听说刘姑娘也来。”痴珠道：“那个刘姑娘？”跟班笑道：“不就是菜市街李家姑娘么？”痴珠听了，便说道：“我即刻





就到。”接着吩咐套车。

恰好痴珠下车，秋痕正和晏太太、留太太请安下来，就坐痴珠身下。子秀笑道：“你两人隔数天不见，何不开口谈谈？”秋痕眼皮一红，瞧着瓶里插的梅花，即说道：“谈也是这样，就如这梅花，已经折下来插在瓶中，还活得几天呢？”子秀道：“花落重开，也是一样，不过暂时落劫罢了。”秋痕道：“花落原会重开，人死可会重生么？”痴珠道：“死了自然不能重生，却是死了干净。最恨是不生不死，这才难受。”痴珠说到这里，不觉酸鼻。秋痕早淌下泪来。子善便劝道：“今日请你们来，原为乐一天，而且系个佳节，何必说生说死，徒乱人意。”痴珠道：“着，着！说别话罢。”子秀因问起谡如江南情景，痴珠叹一口气道：“他这回战功原也不小，荷生营里接着南边九月探报，也与谡如家信说的一样。不晓他怎样得罪大帅，如今还搁着不奏。他前月来的信，说是要饬他到任，这会怕是到宝山去了。”秋痕道：“江南军营不用人打仗么？”痴珠道：“百姓不管官府事，说他怎的？”当下晏、留两太太唤着秋痕上去，替他换个髻围——是留太太亲手扎的；又赏了手帕、手袖、脂粉等件。到秋痕下来，便入坐喝酒，上了大菜。

家人们掌上灯，子善道：“秋痕，你如今行个什么令？”秋痕瞧着痴珠道：“我那一夜要记芙蓉，你说是诗词歌赋上多得狠。我如今单用词曲的芙蓉飞觞，照谡如的令，两人接罢。”痴珠道：“也还热闹。你说罢。”秋痕斟满酒喝了，说





道：“子善、痴珠接令：

陪得过风月主，芙蓉城遇晚书怀。”

子善喝了酒，说道：“秋痕、子秀接令：

羞逞芙蓉娇面。”

痴珠喝了酒，说道：“子秀、子善接令：

草蒲团做不得芙蓉软褥。”

秋痕道：“我再飞个芙蓉，是：

则怕芙蓉帐额寒凝绿。

子善、痴珠接令。”子秀道：“我飞个并蒂芙蓉罢。第一个是：

采芙蓉回生并载。

子善、痴珠接令。第二个是：

也要些鸳鸯被芙蓉妆。

痴珠、秋痕接令。”子善道：“不好，我竟要飞三句了，通说罢。人太少，我要自己喝酒了。第一句飞着痴珠、秋痕：

草床头绣褥芙蓉。

第二句第三句通是宾主对饮：

珠帘掩映芙蓉面。

人前怎解芙蓉扣。

秋痕一杯，痴珠通共三杯，我两杯。”痴珠道：“如今我说五句，秋痕说一句，收令罢。我五句是：

你出家芙蓉淡妆。

三千界芙蓉装艳。





芙蓉冠帔，短发难簪系。

香津微搨，碧花凝唾；芙蓉暗笑，碧云偷破。

好男儿芙蓉俊姿。”

秋痕道：“痴珠怎的说五句，通是自己喝？又累我喝两杯，却不给子秀的酒？”痴珠笑道：“我要多喝子善的酒，不好么？”于是痴珠喝了五杯，子善喝了三杯，秋痕喝了两杯。

秋痕道：“我给子秀一杯酒喝，子善陪一杯：

恨匆匆萍踪浪影，风剪了玉芙蓉。”

痴珠瞧了秋痕一眼，也不言语。子秀、子善喝了酒，让痴珠、秋痕吃些菜。只见老妈领着子善的三少爷，抱个腰鼓出来。痴珠、秋痕都抓些果品，和孩子说笑。子善瞧着鼓，笑道：“我们何不行个击鼓传花的令？”痴珠道：“这更热闹。”

秋痕道：“传着的，喝了酒，也说句词曲，才有趣。”就向炕几花瓶取出一枝梅花，说道：“就说梅字何如？”大家说：“好！”子善道：“教谁掌鼓？”痴珠道：“就屈你令郎做个司鼓吏，好么？”子秀道：“好极！”于是子善唤老妈引孩子到里间打起鼓，席上传花。轮有三遍，传到子善，鼓却住了。子善喝酒，说个梅字，是：

“敢柳和梅，有些瓜葛？”

说完，起鼓。轮有一遍，到秋痕鼓就歇了。秋痕喝酒，说道：

“立多时，细雨梅花落香雪。”

子善又教起鼓。这回轮有五遍，秋痕将花传向子秀，子秀未



花月痕



接，鼓却住了。秋痕便说子秀故意不接，要罚子秀。子秀道：“我正要接，鼓声已停，怨不得我。”大家都说：“该是秋痕。”秋痕只得喝酒，说道：

“前夜灯花，今日梅花。”

说完，鼓声阒然，轮有两遍，秋痕刚从痴珠手里接过，鼓又停了。大家大笑。秋痕着了急，说道：“怎的三少爷只叫我一个人喝酒？”只得说道：

“俺向这地圪里梅根进。”

第五回轮到痴珠，痴珠说的是：

“偏似他翠袖临风惨落梅。”

第六回又轮到秋痕，秋痕说的是：

“向回廊月下，闲嗅着小梅花。”

第七回又轮着子善，子善说的是：

“簪挂在梅梢月。”

第八回又轮着痴珠，痴珠说的是：

“手拈玉梅低说。”

第九回又轮着秋痕，秋痕笑道：“今天真教我喝得醉倒了。”

痴珠道：“我替你喝酒，你说。”秋痕说道：

“纸帐梅花独自眠。”

第十回又轮到痴珠，秋痕将手向痴珠酒杯一捻，觉不大热，便对些热酒，夹一片冬笋给痴珠。痴珠说道：

“他青梅在手诗吟哦。”

到了第十一回才轮到子秀，子秀说的是：



海外藏书大系

“画角老梅吹晚。”

痴珠瞧着秋痕衿上的表，说道：“一下钟了，已经轮到子秀，收令罢。”秋痕向子秀道：“今日便宜了你。”子秀笑道：“我要酒喝，人家不给我喝，这也是没法的事。”痴珠道：“今日也还乐。”秋痕叹口气道：“这叫作黄连模尾弹琵琶，苦中作乐。”痴珠默然，随说道：“我只是得过且过，得乐且乐。”秋痕用些稀饭，大家散坐。

痴珠洗漱后，喝几口茶，到书案上检张诗笺，教秋痕磨墨，提笔写道：“即席赋谢。”子秀、子善都围着看，只见痴珠歪歪斜斜写道：

聚首天涯亦夙因，判年款洽见情真。绮怀对烛
难胜醉，旅邸登盘枉借春。绿酒红灯如此夜，青衫
翠鬓可怜人。使君高义云天薄，还我双双自在身。

末书“子善刺史粲正。痴珠醉笔。”子善含笑致谢。秋痕道：“‘借春’二字，有现成么？”痴珠道：“《岁时记》：‘冬至赐百官辛盘，谓之借春。’”说毕，喝了茶。便将车先送秋痕，复坐一回，然后回寓。正是：

秋鸟号寒，春蚕作茧。

破涕为欢，机乃一转。

欲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还玉佩慈书生受赚 讨藤镯慈太岁招灾

话说十一月起，痴珠依了秋痕的话，十日一来，来亦不久。牛氏就也明白痴珠意思了。这日，痴珠去后，牛氏便跑入秋心院和秋痕大吵。秋痕道：“他走了，教我怎样？”牛氏不待说完，便抢过来，右一巴掌，左一巴掌，秋痕只低头不语。牛氏没奈何，住了手，气愤愤的出去。那狗头虽撵出中门，牛氏屋里他还出入，便慢慢的献勤讨好，如今又乘间想出一个妙计来，这且不表。

却说愉园日来贾氏早走，荷生是上半日进营办事，下半日到愉园和采秋作伴。此时紫沧回家了。小岑、剑秋俱系告假在籍，现在假期已满，摒挡出山。痴珠日来足不出户，著了《扣虱》《谈虎》两编杂录。月杪鹤仙回任，痴珠送行回寓，是夜拥炉危坐一会，唤秃头剪了烛花，向书案上检纸断